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子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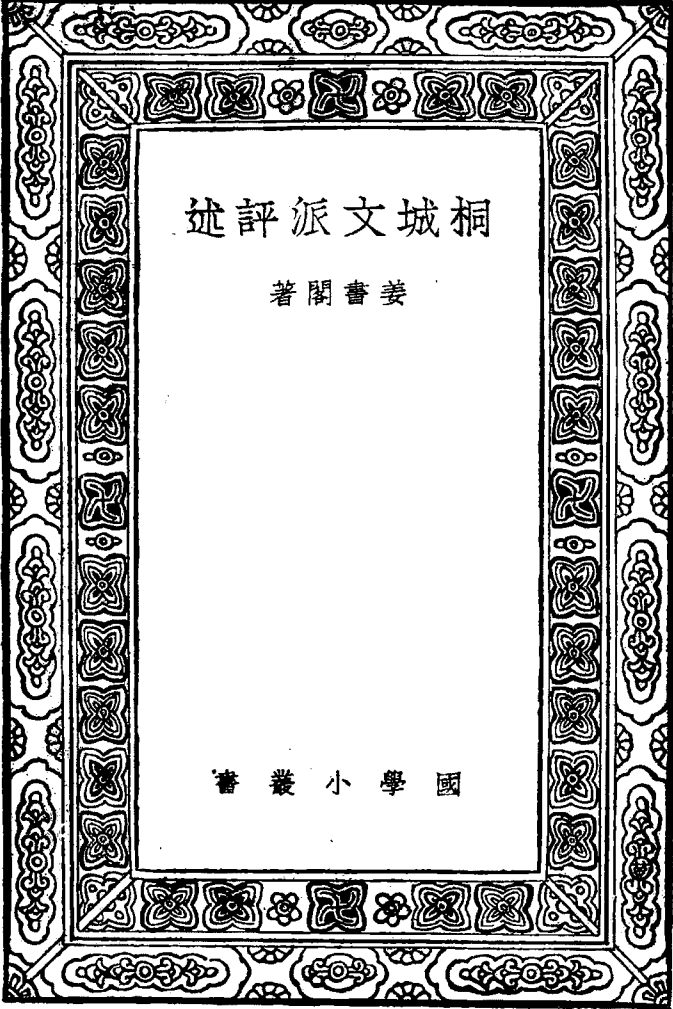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桐 城 文 派 評 述

姜 書 閣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桐城文派評述

姜書閣著

國學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述評派文城桐

著閣書姜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 CRITICISM ON THE TUNG CH'ENG
LITERARY SCHOOL

BY CHIANG SHU K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中國文學史到現在還沒有一本比較完全的著作出現，至於專論一家一派的，更不可得了。

桐城派從康熙年間到民國初元，佔據中國文學界二百餘年，對於我們學術上的影響——自然是壞的方面多——非常之大；但是關於它的緣起，傳衍，發展，遞變，和衰落的情形，卻找不到一本紀述批評的專書，甚至連一篇都沒有，實在是可惜的。這本書便是著者對於這方面小小的貢獻。普通人的心理，凡大家所鄙棄的東西，便絕口不談，其實那是錯誤的。大家鄙棄的東西，也未嘗不可以研究；而治學術的，尤其不應該於此有所分別。治史祇論事物的實在情形，不論它『好』、『不好』，或『對』、『不對』。譬如講漢族勢力發展的歷史，絕不能把蒙古元和滿清兩時代丟掉。

不管，或者還要把這等時代特別加詳來說。治學術史也是一樣。

桐城派幾與滿清相終始，時間既然如此其久，勢力又遍於全國，所以它的歷史，與有清一代全部文學史都有關係。研究中國的文學史——尤其是近代的，——是不能把它忽略的。

本篇一大半敘述它的史實，一小部批評它的內容。所有材料，雜採各家文集，頗費經營。以引用語句甚多，爲行文便利起見，故用文言，並非如『桐城餘孽』左袒古文，看我的批評便曉得了。

關於這一方面的著述，據我所知道的，拙著還是第一本專書。草創之舉，內容或有不完備的處所；但自信我已經在可能範圍內，盡了我的力量，使它比較的滿意。

因爲我們的學術機關不發達，所以供給我們研究的資料，也處處感覺缺乏。關於本書內容及批評，讀者諸君如有新發現或新意見，尙乞直接

通訊討論以便將來增改，那是很感激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姜書閣識於北平清華大學

桐城文派評述

小引

文章之變，以時代潮流爲轉移。世事更易，文體亦隨之而不同。於是在此新舊文體遞變之過渡時期，每有截然不同之兩大派或數大派，馳騁於文壇之上。傑出者倡之於前，庸弱者乃隨聲附和，以相標榜，而應之於後。始則面目新穎，一掃舊日積習，人皆厭故習新，故趨之如鶩，遂成當時惟一之大派。久則其體之用漸盡，爲文者乃沿襲舊調，專務摹仿，無所改進，不能予世人以新刺激。世人亦習聞而厭，莫肯稍加注意。於是習者漸減，其派乃不得不衰。——蓋時過境遷，向所爭趨之體，已成歷史上之陳迹而不足有爲。所謂『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也。（用王國維人間詞話語。）於是先知

之士，應時需，順潮流，復自創一體，人以其新奇可喜，爭相效慕，而新派由是成焉。

王國維曰：

『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見人間詞話）

惟其文體而佳也，則其派生存之日也久，蕃衍之力也強；其文體而徒標新異，無超特出衆之妙也，則其派生存之日也暫，蕃衍之力也弱。歷數往事，莫或不然。

韓退之病六朝駢儷之文，過於纖靡，濃豔，倡言復古，以起八代之衰。其優其劣，茲非所論。惟對於當時文體，另標古文一派，則固事實。其後繼之者，有柳、歐、陽、曾、王、三蘇，世雖並稱爲唐宋古文之八家，然其風格各不相同，均

有時代性存乎其文，惟大體悉尊韓氏耳。故同爲古文，同列入家之中，而唐有唐之古文，宋有宋之古文，唐之古文，又有韓之古文，與柳之古文，宋之古文，亦有歐陽、曾、王、三蘇之別。三蘇有父子兄弟之親，朝夕薰陶，宜若相似焉，至其文風，則又大相判異，不可混同視之。何則？時代不同，地位亦異，其文章體勢，卽不能不因之而變。如仍株守舊法，故步自封，則文與時，必大相鑿枘矣。雖各人之性質才力，不無關係，而時代與環境之影響，究不能輕忽視之也。

古文至明，經前後七子之倡復，先秦兩漢，卒以時代睽隔既久，扞格不能相通。且其所爲，不能得秦漢之真諦，只務皮毛，求其奧澀，至難句讀，卒以氣味不合，底於失敗。歸有光獨近追唐宋八家，不求貌似，而一切體態，更自爲機杼，故能成家。他如王慎中、唐順之輩，亦知其道，故亦各有小成。

至清之初，有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遺老，皆明此意，順其自然之趨

勢，不專摹擬古人，故其所爲古文，亦有絕佳之作。其他以文名者，時則有寧都三魏及汪琬，侯方域，姜宸英，邵長蘅等，具有足傳。惟各自爲體，不相師效，亦不以此號召徒衆，遂未能成立宗派耳。

迨方望溪出，標明義法，而以唐宋八家及歸氏熙甫之文爲宗，時流乃稍稍趨之。至劉海峯而漸大，至姚姬傳乃益昌。姚弟子遍四方，輾轉稱譽，天下翕然宗之。方、劉、姚皆籍安徽之桐城，所爲文體，因名曰桐城派。

蓋自清初以來，學者病宋明儒人，束書不觀，空談性命，爲無補實際，乃競治漢儒註疏考據之學。至於乾隆，其勢大盛。方、劉、姚一派，均係文人，嫌其繁瑣，乃倡爲桐城古文，姚氏復標以『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並重，用相對抗。至道光間，而有曾滌笙出，稍變其風格。直至清末，其勢尙存，然已傳之百有餘年。時事幾經變遷，而末流不知順應，徒爲沿襲，桐城派遂漸敝，以至不可復救。及西學東漸，滿清不保，一旦革命成功，昔日風行全國之

桐城古文，亦隨之而俱亡。時則有嚴復、林紓等力求延續，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今雖餘孽猶存，而時會已去，決難再振。卽其所爲，亦難與前人並稱，世遂無肯寓目之者，行見其銷聲匿跡，而漸卽漸滅也。

遙想當年桐城派在文壇之盛，知其所持之主義，與其師承之流別，必有其特異之點，或有非常動人之處，因據當時之文獻，及後人之按語，爲此評述，藉明其原委優劣焉。第以見聞不廣，記載未能賅備，日後讀書稍多，所得或可較勝，容再補之。

桐城文派評述目錄

小引

- 第一章 桐城派以前之古文……………一
- 一 古文……………一
- 二 唐宋八家之古文……………四
- 三 歸有光之古文……………八
- 四 清初之古文……………一
- 第二章 桐城派之三祖及其義法……………一四
- 一 桐城派之起源及其主張……………一四
- 二 方苞之時代思想及其文章之批評……………一七
- 三 方苞之古文義法……………二一

- 四 劉大櫟之古文及其在桐城派之地位……………二六
 - 五 姚鼐之師承及其文章之批評……………三二
 - 六 姚鼐之古文義法……………三八
- 第三章 桐城派之別支——陽湖諸子……………四五
- 一 陽湖派之起源……………四五
 - 二 陽湖諸子之學術文章……………四八
 - 三 陽湖諸子之師承交遊……………五四
 - 四 陽湖諸子之文應否別稱一派……………五六
- 第四章 桐城派之傳播……………六〇
- 一 姚鼐之弟子及其文章……………六〇
 - 二 私淑桐城派之文人及其文章……………六三
 - 三 姚鼐之再傳弟子……………六六

四	曾國藩之再振桐城派……………	六八
五	曾國藩之幕僚及其弟子之古文……………	七二
六	嚴復林紓及其前後之桐城派古文……………	七五
第五章	對於桐城派古文之批評……………	八一
一	桐城派自己之批評……………	八一
二	非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評……………	八六
三	白話文家之批評……………	九一
四	述者對於桐城派之總評……………	九四
第六章	附表……………	九八
一	桐城派自認所承之古文家系統表……………	九八
二	桐城派及陽湖諸子之關係表……………	九八
三	桐城派文人系統表……………	九九
四	桐城派文人傳表……………	一〇〇

桐城文派評述

第一章 桐城派以前之古文

一 古文

阮元曰：

『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見阮元與友人論古

書文

此蓋『古文』二字最初之本意也。然自唐以後，世所謂古文者，則異乎此，——以唐後之古文，乃專指摹倣古體之文章而言也。李兆洛曰：

『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

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體。見李光祿駢體文鈔序

芸臺亦云：

「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於「四書文」也，爲其別

於駢偶文也。」見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古文」之名，自唐以來始有之，而其源實出於昌黎。曾國藩曰：

「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

然古文之目，豈自韓愈以後始出哉？非也。方望溪嘗曰：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見方苞古文約選序例

（代和碩果親王作）

可知古文之名，起自子長，而其內容，則指周以前書也。但子長所謂之古文，非桐城所謂之古文，亦非唐宋以來所謂之古文。按其意，似當指古文經書

言。後世古文，則謂散體文耳。魏晉六朝駢文大興，韓退之惡其浮華，始倡先秦兩漢之文，名曰『古文』。蓋對時文——駢儷——言也。故望溪又曰：

『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肄也。……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見同前條

『古文』之名，其來源如此。故吳敏樹曰：

『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衆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修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爲歸。』見吳敏樹與朱伯韓書

又曰：

『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見與符峯論文源書

桐城派所倡之『古文』，即振韓歐輩之墜緒，以求上追乎先秦兩漢之文也。

二 唐宋八家之古文

西漢文章，雄奇健偉，猶是先秦之遺；然宣帝以後，漸由屈宋詞賦，而轉向駢儷，惟時勢未至，甫造其端而已。觀王褒所爲聖主得賢臣頌，一以排偶出之，可知也。其後至東漢，有馮衍蔡邕之倫，更裁密思靡，詞排旨浮，然『排不必偶，駢不必儷』，雖氣格遜西京，究與魏晉有別也。一用近人王夢曾中國文學史語洎乎建安七子，其燄益張。至晉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其文乃愈靡曼精工，且進而開四六之門矣。南朝承之，益嘯其燄，而專務於裁章宅句，加以永明諸子提倡四聲，於是駢儷之文，驟呈美備之觀。久之，文人專務詞章，華而不實，遂失本旨，明達者，漸生改革之心。顏氏家訓文章篇曰：

「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秦去其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但文章風氣，非一人一時所能變，故終南朝數姓，此體不衰。北朝以地域關係，改革較早。北周蘇綽，頗欲效周秦兩漢，而力有未逮，所作不能全稱。隋統一未久，煬帝詔令斲雕爲樸，而新體陋劣，不足以取舊者而代之。

唐初，有陳子昂力倡古文，從者甚少。燕許出，重規六朝，古文罕見習於時。至開元天寶之際，乃有蕭穎士，李華，元結之倫；至大歷貞元之際，又有獨孤及李翰，李規之屬，皆先後鼓吹古文，以與駢儷相抗，而才力較弱，不能勝之。殆至韓愈，時機業經成熟，魄力又甚宏偉，乘勢號召，古文遂大成矣。蘇東坡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非無故也。

退之爲文，專學周秦兩漢，尤喜摹擬揚雄。其生平所得，「惟陳言之務

去』一語盡之耳。嘗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見韓愈樊桐述墓誌銘

讀此可知韓氏爲文之道矣。新唐書稱其『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又曰：『造端旨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誠定評也。

柳宗元貶永州後，始從韓愈學爲古文，長於山水遊記，亦爲後世所師效，然不及退之之精博廣大也。

愈之弟子，有皇甫湜、李翱、張籍等。習之字學問精博，爲唐儒冠冕，文亦頗足諷誦。湜傳來無擇，無擇傳孫樵。凡此諸子，皆能世韓之業，久而弗替。

唐之季世，傳者不得其人，古文因以漸衰，而駢文復興，轉爲『四六』之體。其著者有溫庭筠、段成式、李商隱，卽世所稱『三十六體』是也。此派之文，以典麗華豔爲尙，積久乃漸變而爲『錦繡堆』。其文雜采傳記之語，

以對仗出之，其格益卑。相演成風，至五季而不衰。北宋初，楊億、劉筠之倫，追宗李義山，一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果爲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末流效之，益不足道。

物極必反，久寂於世之古文，遂於此時復萌。初有柳開、王禹偁、蘇舜欽、穆修等，習尙淳古，而力弗逮。修弟子尹洙傳其道於歐陽修。歐善學韓，才氣大而工夫深，卒自成家，於是宋之古文出矣。

繼其後者，有曾鞏、蘇洵、王安石，及洵之子軾、轍，悉經歐陽氏之汲引而成名，一時古文稱盛焉。此數子者，皆習韓文，各得其妙，而能自爲風格，成一家之法；且其所爲，皆係流利通暢之散文，上求諸六經，諸子，與夫左國史漢，融會貫通，而另爲機杼者。故明初朱右曾併之於韓柳，而稱爲『唐宋古文八大家』。其後茅鹿門又雜選八子之文，都爲一集，以行於世。八家之名，遂普遍全國。南宋以還，凡爲古文者，什九宗焉。

三 歸有光之古文

南宋古文家，除朱熹外，無足稱者。朱又不專以古文名家，其稍可人者，惟陳亮葉適二人而已。金則元好問，元則姚燧，馬祖常，及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之四傑，明初則宋濂，劉基，王禕，方孝孺，靖難之後，有臺閣體之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皆號稱一代宗師，而所爲文調甚鄙，較之唐宋，大有一落千丈之勢。是時有李夢陽等七人（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王廷相，邊貢）恨臺閣體深，相與倡言復古，規摹秦漢，不讀唐以後書。爲文務於艱深，至不可句讀，後人稱曰宏治七子（或曰前七子）。已而嘉靖七子繼之（或曰後七子：王世貞，李攀龍，徐中行，宗臣，梁有譽，謝榛，吳國倫），排斥效唐宋古文者。當時如王守仁，王慎中，唐順之諸人，皆其敵也。陽明文極通暢，究心性理，而不專以文章名家。遼巖，荆川，皆得歐曾作文之法，才力

亦足以稱之。於是「主秦漢」與「主唐宋」之兩派，互相爭雄，莫之能下。時則有歸有光出，取法歐曾，專爲八家之文，以與王世貞相抗衡；至晉世貞爲「庸妄巨子」，久卒折之。歸旣死，世貞且題其像曰：

「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易趨，久而自傷。」

歸氏文章，造詣之深，從可知矣。

歸氏家貧，應試屢不中，文多載鄉里瑣故，娓娓動人，但乏宏闊壯大之觀。曾國藩曰：

「歸文妙遠不測，然轉有質而近俚者。」

又曰：

「震川自然神妙，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

所謂「質而近俚」及「未能精與謹細」，蓋指其描寫細故，近小說家，如「三五之夜……」項脊軒志中語處而言。但此以桐城義法律之也。若以文學眼

光譜之，則覺其以下所言，描寫生動，頗足觀感，正其文之佳妙處也。

劉大櫟論古文，謂自歐蘇沒後，在明惟歸氏一人，但評其『置身不及

唐以上』，誠以『熙甫求爲進士而不得，勞其心於八比之時文，而以其餘

力作爲古文』之故也。說見劉海學正 在湖文集序其爲文用筆遣詞之法，則實出史記。

震川平生讀史記數十過，評點之本，不一而足，故世所傳者，多紛歧不相合

一，蓋前後所着眼之點異耳。方苞曰：

『震川之文，……其氣韻蓋得之於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

貌耳。見方苞古文

曾國藩亦曰：

『明惟震川不受八家牢籠。震川爲人疏通知遠，蓋得力於尚書，而爲

文根據，全出史記。』

讀歸文而細味之，則知方曾兩家言，非虛構之論也。歸氏文學手腕極大，惟

不若後世桐城派之專講義理於文章中耳。方望溪評之曰：

『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見方苞集）

後

自八家而後，至方姚未出以前，爲古文者，當以歸氏爲最善，故桐城派宗之；實則歸氏之文，風格與方姚並異，方姚必引之者，不肯自我作古而已！

四 清初之古文

在歸王與七子角逐之際，有公安袁宗道兄弟二人，其弟宏道宗法東

坡，亦與李王相抗，號公安體，人稱之曰『三袁』。其文主『輕巧』，重『本

色』，而無實學。鍾惺譚元春病其淺率，從而矯之，時號竟陵體。然皆才小力

薄，不能大振。後天啓中文社大興，艾南英倡豫章社，宗法熙甫，而力詆王李；

張溥張采倡復社，陳子龍夏允彝倡幾社，則專主王李。明末，錢謙益善爲歸

派古文，學者從之，王李之風遂熄。

清初，明之遺民，如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不肯仕清，專事著述，其文多可取者。顧黃爲清初經師，開『漢學』之宗；王氏則避居蠻夷，時人罕知之者，著作雖極宏富精博，而影響則較亭林、南雷爲小。他如陳宏緒、彭士望、王猷定、徐巨源等，皆能古文，爲遺民之秀。錢謙益、龔鼎孳、變節事清，文雖未醇，而影響甚大。

至清初之專以古文名者，有魏禧、汪琬、侯方域三家焉。魏氏兄弟三人（際瑞子伯禧、子叔禮子叔季），皆長古文，時號寧都三魏，而以冰叔爲最。冰叔習讀史，其文以老蘇爲宗，凌厲雄健，饒有豪爽之氣。朝宗多才，初致力於六朝文，後乃轉學韓歐，未能大就。堯峯最爲後世所稱，學唐宋古文有得，尤足繼承歸氏。其論古文，謂宜學其法，勿竊其辭，頗與韓退之之相合。清初古文家，當以氏爲第一。同時又有姜宸英、邵長蘅，皆根柢六經，師法韓歐，而有得，足與三

家相抗衡。

凡此諸子，皆肆力於古文，開其門而立其基；惟各自爲學，不相牽引。既不制定義法規律，亦未廣集徒衆，創設宗派。迨方苞劉大櫟興，遂乘勢以倡，制爲義法，用相號召。至姚鼐氏出，桐城之文，乃奔騰澎湃，波及全域，蓋根深蒂固而成矣。

第二章 桐城派之三祖及其義法

一 桐城派之起源及其主張

乾隆之初，中原漸卽平定，文物日盛，爲古文者亦漸衆。於是安徽桐城有方苞者起，繼汪琬而上溯歸歐曾韓；研究有得，乃制定義法，以爲標目，傳授日廣，士漸從之。劉大櫛習其術，授之姚鼐，鼐益宏肆，緊嚴足振望溪之學。自是天下聞風嚮往，其道遂遍各地，世因稱之曰桐城文派，以方劉姚三氏，皆桐城人也。

溯桐城派一名之起源，曾國藩言之頗悉，其歐陽生文集序曰：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緒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魁，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

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

吳敏樹曰：

『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入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己也。』見其與筱岑論文派書

又曰：

『爲古文詞之學……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皆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見吳敏樹梅伯言先生誄詞

吳汝綸孔敘仲文集序曰：

『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

而桐城派名之起，當在姚鼐在京師時，約乾隆三十年左右也。其所爲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曰：

『曩者蘇在京師，歎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古文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

程吏部者，程晉芳魚門也。周編修者，周書昌永年也。二人皆當時知名士，故桐城派一名，自是出矣。

考桐城派，以方苞爲祖，至姚鼐而大成，劉大櫟第其中介耳。其主張則以宋儒程朱之學爲質，以唐宋八家之法爲文，而以歸震川爲其入門之導。專講『義法』，故其文章整潔平通，不爲華辭豔語，不作考據名物，其派大

旨不過如斯。至其詳情容專節述之。

二 方苞之時代思想及其文章之批評

方苞生於康熙七年，卒於乾隆十四年。時清初定鼎，尙未臻穩固時期。明末遺民，猶有存者；顧黃諸公，篤志不渝，專事學問，漸啓樸學之端。自康熙中年以後，樸學日盛，理學日衰。蓋異族初據中原，恐漢人不服，乃以博學鴻詞之事羈縻之。於是學者爭爲詞章考據註疏名物之學；而言論稍涉憤嫉，卽有文字之禍，以是深究性理者少，而專務文章者尤少也。當時所謂理學之士，如李光地、湯斌、陸隴其輩，實皆空疏無學，假程朱爲獻媚之具，品格殊無足言。於是宋學日以頹敗，『漢學家』乃起而代之。

方苞生當斯世，初則隨世俗學爲時文，與其兄百川著名東南。及壯悔之，始力爲古文。獨宗韓歐曾王，尤喜讀子長史記。其論學一以宋儒爲宗，而

推崇程朱甚力。嘗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曰：

『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

可見其用心所在。

苞嘗以『南山集案』牽連下獄，雖以當時人君眷戀其才，得不死，而自是銳氣深爲之挫，且苞爲人過於拘謹，又復遭時猜忌，故不敢高談放論，以招禍患。是故爲文亦深自斂抑，趨於謹約。劉開嘗曰：

『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

唐荆川有所不逮，卽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奮於辭，謹

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

見劉開與阮芸臺宮

保論
文書

『豐理』『精實』雖未必盡然，而『齎辭』『謹嚴』則實定評。初月樓

古文緒論

吳仲云：

『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又不可得也。』

此語的是定評！曾國藩亦曰：

『望溪精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

『精』字指文句言，結構言，自非溢美。又曰：

『望溪規模極大，而未能妙遠不測，風韻絕少，故文體自正。望溪以前，皆不失「質而不俚」四字，自不能不推爲巨手。……望溪修辭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不及古人也。』

又曰：

『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籠。……望溪爲人嚴氣正性，蓋得力於三禮，而爲文根源，出於管荀，故文章整肅嚴峻。』

方氏之文，誠能緊嚴，如吳曾所稱者。然以過於肅峻，無些許風韻妙遠之趣，讀之未免令人不快。惲敬亦評之曰：

『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

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

見惲敬大雲山房初集上曹劄室侍郎書

其言雖於望溪有微辭，而見地頗真，亦不完全抹煞望溪也。觀其上舉主笠帆先生書云：

『本朝著作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疏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

方氏文既嚴峻少妙遠風韻，敘事文自少佳者。余讀其集，惟得書左忠毅公遺事一篇，頗能淋漓盡致，愷切動人，自是方氏敘事文中第一佳作；即在桐城派中，亦不失爲名篇，惜餘作未能稱是耳！世或論方氏才弱，蓋以其文不用一華麗非常字，無妙遠之趣，而不足以表示其才也。此說吳擊甫頗非之。

吳之言曰：

『大抵望溪之文，貫串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經。……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

……於先漢則望溪近董江都，……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望溪西

漢之遺……』見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詩

總之：論其文章上之藝術手腕，則方望溪之文，於有清一代，自爲有數之作家；至其學問，則誠空疏浮淺，無足稱者。其文尙未可厚非也。

方之再傳弟子桐城姚鼐嘗爲其集外文序曰：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噫！亦稱之甚矣！其文之長處，尤在能嚴於『義法』，次節述之。

三 方苞之古文義法

桐城派之古文家，標明『義法』，以爲文章準則，蓋卽文學上之『主義』也。惟中國古文之所謂主義，要在詞句筆法之限制或主張，實與西洋文學之『主義』大有不同。故其所爲，不足稱爲文學，祇能名曰『文章』。西洋文學上之主義，多就內容或文風立論，卽言其文章含義或風格之傾向也。

中國自古文人，凡一較爲成熟之作家，皆有其個人之文章義法，此可於其論文章處見之。惟在桐城派前，罕有自揭一定主義，聲言於衆，以爲天下後世倡者耳。

韓退之『務去陳言』，歐陽修『文以載道』，實卽其個人之文章義法也。原『義法』之用，最初當爲孔子，而來源則見於史記。劉熙載文概曰：『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義法」之始也。』

孔子春秋義法，在於「約辭去煩」，「褒貶善惡」。至唐韓愈而義法漸顯，其餘八家，皆有所宗主，惟傳記無明文以述之耳。其後，明歸震川亦守八家之法，以爲提倡。方望溪出，乃舉其所信仰者，而宣示於衆，其言曰：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見沈廷芳卦方望溪先生傳後

此其所規定關於文章體制詞句禁忌方面之義法也。至其義法之根據，則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是也。對此數書得其概矣。見同上。至論文章內容之義法，則

『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見謝德翠庭卜奇

『凡筆墨所涉，皆有六義之精華寓焉。』見程荃望溪先生文集序

望溪儲禮執文稿序曰：

『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

又答程夔州書云：

『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必涕唾之令人澀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

方苞旣自期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則其所爲文，自力趨於道學無疑也。顧琮用方稱其『平生無不關於道教之文』。沈廷芳亦曰：

『先生平生慎於爲文，不輕爲人作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

顧沈之語，未可盡信。謂望溪有此意則可，謂其事實如此，則不可也。詳察方

集，當自知之。

考望溪集中，除家傳、誌、銘十數首外，正集中墓誌銘五十首，墓表四十首，碑碣九首；而集外文，又有墓誌十四首，墓表四首，又集外文補編亦有墓誌銘四首，墓表二首。至於哀辭、行傳、壽序，更無計矣。以上共一百二十七首。（考望溪尚有曾祖墓誌銘一首，不在此內。）其是否皆以慎重出之，是否皆『難以情假』，『自易由其數量及文章內容中考見之』，吾敢斷言其大半不合也。夫以昌黎之號稱『諛墓』，而考其集中墓誌之類，纔七十五篇，其較有價值者，且遠多於方氏所爲，則方氏集中表志等敷衍應酬之作，其數之多，可想見矣。故此項義法，在方氏個人，已未能自守之，况後人乎？

方氏之古文，其義法出左史，其軌迹繼韓歐。沈廷芳曰：

「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

韓歐諸公矣。

沈廷芳方望謨先生文集後序

程夔震曰：

『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

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

見程夔震方先生文集序

先生嘗代和碩果親王爲古文約選序例，

本文見方望謨溪集外文

其中數語，頗足以窺

其義法之源，曰：

『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

莫如左傳史記。』

觀此，則前人謂方望溪之古文『義法』出於左史，更無足疑矣。

四 劉大櫟之古文及其在桐城派之地位

桐城文派自方苞卒後，繼之者有劉大櫟氏。劉氏雖爲桐城正宗，而未

嘗從方苞受業，其文亦不甚相類。但因其籍出桐城，而姚鼐又嘗從學爲文，故尊之以繼於方氏，世遂稱爲桐城派之祖焉。

桐城王明甫嘗言：

『海峯爲古文，旣成，乃著籍爲望溪弟子。』見張惠言著桐文集補編審劉海峯文集後

姚姬傳自述方劉與己之文統曰：

『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

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鼐之幼

也，嘗侍先生……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而猶得見先生

於樅陽。先生……出與論文，每窮夜半。』見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後人每謂方之再傳爲劉海峯者，（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劉海峯之學，

出於方望溪。』又上舉主笠帆先生書：『本朝作者，方靈皋爲最……再傳

爲劉海峯……』）以方劉共遊，而劉之名，實方揚之也。

海峯之文，憚敬稱其『清宕』而又譏其『識卑且邊幅未化』見其

先生笠帆

『細加檢點，於理實有未足』

見其答曹侍郎

此蓋海峯之才力有餘，而學

識不足也。

初月樓古文緒論曰：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非上乘也。』

惟其『最講音節』故能『有絕好之篇』——蓋音節所以使文章生動者也。摹擬古人極難，摹擬諸子尤難。摹擬愈近似，痕迹愈顯著。學古人之法，而自爲機杼，是謂『改造』乃上乘也。劉氏恃才，學古務求形似，自難免於露痕。

先生『讀書工文詞之學……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

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失色。』

用吳定海峯先生墓誌銘

語 世盛推海峯多才，非無以也。昔吳擘甫嘗言：

「海峯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

吳更擬海峯之文於戰國策，蓋爲其縱橫馳驟也。擬之於賈長沙，蓋爲其才情顯露也。擬之於蘇東坡，蓋爲其氣盛詞浮也。但評其文章能「絢爛」而「閎肆」而不能「老確」，亦以「才氣不斂」，「學問不粹」之故也。意見吳伯衡論方張惠言曰：汝論與

「海峯之文，有學莊子史記，爲之者弗至也；學歐陽王介甫，爲之時至焉；學歸熙甫，輒至焉。」

劉氏之文既如此，則其在桐城派中所佔之地位可知矣。

章太炎常謂：「劉大槐毫無足取；惟以其爲姚鼐之師而籍桐城，故收入桐城派中。」意見章氏演譯之國學概論中可謂言之得體矣。曾國藩作歐陽生文集序，稱鼐善古文辭，而受法於劉君大槐，致引吳敏樹與之辯論，成桐城派文統

上一大公案。吳之言曰：

『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中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見吳敏樹與筱峯論文派書

曾因有答吳一書曰：

『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見曾國藩致吳南屏書

又曰：

『劉氏誠非有過絕流輩之詣。』見曾國藩致吳南屏書

其復歐陽筱峯書曰：

『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闖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自有倫。

……劉才甫字句都潔，而意不免蕪近。』

吳曾皆不甚贊賞劉大櫟氏文，而於姚氏引以繼歸方，承八家古文之緒，以爲古文辭類纂之殿，尤所不滿。曾氏只謂其『阿好』，吳氏更擬之於呂居仁矣。平心而論之，劉氏誠不足與八家歸方並論。姚氏以之入諸古文辭類纂中，信爲不當。其居心所在，亦誠如吳氏所謂『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

但論桐城文派之統系，則實不當舍而不述，以劉氏確直接受方苞之影響，而爲桐城之文也。凡所謂某派中人者，爲其所習有某派之風，曾受某派之教而已。豈必有『過絕流輩之詣』，然後始得稱爲某派中人乎？後世之桐城派文人，其無『過絕流輩之詣』而所爲猶不及劉才甫者，多矣。誰復排之於桐城派之外耶？今桐城文派之正祖，先乎劉者，有方苞；劉從而得爲文之術，所爲亦能近似，其不及者，深淺高低之差耳。後乎劉者，有姚鼐；劉嘗授以爲文之術，其得於彼者至多。是桐城文派之系統，固明明爲由方而

劉，而姚，世烏得以劉氏所作或不及方姚而擯諸？况後世所謂得桐城正宗者，多不及劉氏者乎！吾故謂劉氏應居桐城文派之中，且當列爲桐城三祖之一。

五 姚鼐之師承及其文章之批評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曰：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櫬，及其世父編修君範。』

惟考諸姚集，則姚之爲古文辭，固聞法於劉大櫬及姚範，而未嘗從姚範深學之；其從範學者，惟經耳，曾氏蓋未深察也。

鼐嘗於其古文辭類纂序中自述其學文之經過曰：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

之深學也。……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話，見則必論古文。」

又劉海峯八十壽序曰：

「鼎之幼也，嘗侍先生，……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範，學文於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見。……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

王先謙亦嘗曰：

「歙縣吳澹泉先生與桐城姚惜抱王濱麓同受古文之學於劉海峯先生，獨惜抱名最顯。……」見王先謙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讀此三段，可以知姚氏古文學之所出矣。

今請爲一簡單之結論曰：桐城姚鼎幼時從姚範及劉大櫟學，得聞爲文之法。長則專受經於範，而學古文於劉，但未深究。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

數與劉大櫟討論文章，因而益進，卒至大成。

至姚氏文章之宗主，則曾國藩所謂『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也。初月樓古文緒論曰：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峯，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峯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溪之所無也。敘事文，惲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

薛福成亦謂：

『國初以來，能古文者多矣，然要以方氏姚氏爲能致其精。』見薛福成論文編

要集

是皆以方姚並舉者。吳仲倫且謂望溪不及姬傳矣，所論極是！姚文較諸方文，確有迂迴蕩漾之致，讀其集而自見。

當是時，『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

能休，別立職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語見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於是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
上同故其復秦小峴書曰：

『鼎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

吾觀其義蓋得諸李翱。李氏與朱載言書曰：

『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

其言與姚氏所說大同而小異，所別者，李習之未論考據一項耳。考據爲後起之學問，唐時極不發達，清時最盛，故姚氏益之。

姚氏以爲自明末以來，『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獵而取其根細之莧，而遺其鉅。』見統

之續

序

以此爲大蔽，故爲學主張程朱，一如方望溪。而其所爲，亦自不重考據，

而注意實質。然姚氏第文人耳，對於程朱之學，實鮮有得。曾國藩曰：

『蓋惜抱名爲闢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

誠定評也！

至於考據一途，姚氏曾欲師事戴東原，東原以書答之曰：

『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以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

戴氏既不肯爲師，而只允相友以爲師之半，蓋兩人所向不同，不能共學也。姚氏亦卒不得漢學根柢，故考據一端，深欠研究。錢大昕嘗譏其所著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以廬江爲衡山改名，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與姚姬傳書蓋其著例也。由上言之，姚鼐雖以『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相倡，而其自身實於『義理』『考據』二者所得甚微。其足傳者，『詞章』而已。前二者，方苞所謂『文之物也』，後一項，則『文之序』也。無惑乎曾國藩評『序多物少』也。

『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搗約論禘祭書，贈搗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用曾國藩語，吳南屏書中語。曾國藩謂姚氏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上見同而對此數十篇，則更稱其：

『義精詞俊，夔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同見上

可謂『陰柔才弱』矣。

余謂姚氏之文，氣平詞順，頗有足傳，無物，是其弊也。但在桐城派中，自爲佼佼者，堪稱此道大成之祖。『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上見同後世之入其範圍者，至於『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蓋非無故也。

六 姚鼐之古文義法

姚鼐既從劉大櫟學爲古文之法，又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先生所爲，於是深造自得，卓然爲桐城文派之宗師。其爲文義法，自必出於方氏，而大致同乎方氏無疑也。今請一考之：

其復曹雲路書曰

『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

又復王進士輝祖書曰：

『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藉之求此，數十年矣。』

前條所言，則方氏義法中之『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也。後條之言，則方氏所謂『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也。其復曹雲路書又曰：

『藉又聞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倍，則曾子戒之……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

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

此卽方氏所謂「不可用佛氏語及語錄中語」也。又嘗作與王鐵夫書曰：「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

此與方氏反對用「漢賦中板重字法」之意，完全相同。梅伯言姚姬傳先生尺牘序曰：

「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註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有別於文矣。」

不可有註疏尺牘氣，則又姚氏所獨標之義法；但在方氏文中，有足表見此意處，惟無明文耳。

姚氏更有其特創之點，卽「文之要訣」也。古文辭類纂序目後有數言曰：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凡此八者，乃姚氏所認爲文章之要者；然大抵皆抽象名詞，頗難得其究竟，世深致疑焉。讀其答翁學士書，稍能窺其意向，其言曰：

『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世；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發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

可知其所謂『理』者，文之『意』也。所謂『氣』者，猶人言語之『口氣』也。所謂『聲』者，文之『節奏』與其『高下抗墜之度』也。所謂『色』

者，文之『華采』也。而其『神』『味』『格』『律』之解釋，乃終不可得也。林紓春覺齋論文應知八則神味條曰：

『「神」者，精神貫澈處，永無漫滅之謂；「味」者，事理精確處，耐人咀嚼之謂。』

對於桐城派要訣之『神』『味』二字，稍加詮解，但亦影響之詞，不可捉摸。文心雕龍神思曰：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神其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神理之致乎！』

姚氏所謂神者，其意與此概相似也。又情采篇有論『五色之形文』、『五音之聲文』及『五性之情文』其『色』『聲』當即同乎姚氏所言之色與聲；而『性』字，頗似姚氏之『味』字。但劉勰並未說明，故不敢遽定。

也。昔曾國藩嘗有復吳子序書曰：

『退之論文，先貴「沈浸濃郁，含英咀華。」陸士衡劉舍人輩皆以骨肉停勻爲上。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閣下之文，有骨無肉，宜於「聲」「色」二字稍加講求。』

據此，則曾氏以格律、聲色爲文之「肉」，而以神理、氣味爲文之「骨」也。總之：無論「文骨」「文肉」其爲費解，一如姚氏之「文精」「文粗」。此類問題，習文者祇能於讀文時領會得之；必欲強爲指出，實屬難能，置之而已。

又吳德旋仲倫爲姚氏摯友，常以文相切磋，其主張當與姚氏相合或相似。其對於古文之義法，有足述者。茲附記於此，以爲方姚義法之參證。初月樓古文緒論曰：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

非古文也……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大雋者，則近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闕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謹。

前五者與方姚說無不同處，至漢賦字句可用，正史

方氏所謂南北史亦屬正史之列

字句

可用，則與二氏說不盡合。以吳氏非純粹之桐城分子，不過亦染其風耳。其不可入公牘字句一項，前人未曾提及，是吳氏之特見也。方姚之徒，事實上亦無此弊，其意當與此無大異也。桐城餘子，皆追隨方姚，無肯稍踰規矩。故桐城義法，自方姚而後，無何變更。

第三章 桐城派之別支——陽湖諸子

一 陽湖派之起源

陽湖派古文者，以惲敬、張惠言爲祖。——敬，陽湖人。惠言，武進人也。陽湖武進二縣毗聯，清時皆屬常州府治（民元併爲武進縣），而惲敬爲古文早，惠言與之友，所得至多，世因稱之曰陽湖文派云。考其伊始，與桐城派蓋同祖焉。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有言曰：

『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峰，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之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

是知惲子居之古文，由桐城王悔生輩之引導，而學方劉姚者，既而不滿於三家之文，因自行上推當時，而明而宋唐，而漢與秦，卒乃得之。

張惠言之學古文，其陸續亦如惲氏，其送錢魯斯序曰：

「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遊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

又文蘖自序曰：

「余友王悔生……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於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按「一二」蓋從其送錢魯斯序也「三」稍稍得規槩。」

又書劉海峯文集後曰：

「余學爲古文，受法於摯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師劉海峯。本

朝爲古文者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余求海峯文六年，然後得而讀之。」

觀此數條，可知張惠言之古文，亦以王悔生及錢魯斯輩之引導，而學劉海峯者。其求之之熱烈，亦可於此中窺見之也。張氏之送惲子居序曰：

「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礪切道德，乃始發奮自壯。」

則張之學古文，後於惲明矣。

陸繼輅七家文鈔序曰：

「乾隆間，錢伯垌、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澁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

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

是知惲、張、陽湖之學，原出於桐城，繼而自行上溯明三家以至唐宋，蓋是時兩派已有明顯之分矣。故陸氏『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崖、秋士文各十餘篇，蓋以桐城三集，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編，目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用陸、邵、孫、七、家、文、鈔、序、中、語。既云兩家，則當時已各立門戶明矣。陸氏此選，合諸一集，或亦有調和之意乎？

陽湖一派，既根本出於桐城，而桐城又大文家相繼輩出，故世人多趨桐城。陽湖之嗣者，以故極少。其可得知者，不過秦瀛、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等數人；而此數人者，又大抵非專習古文者，故陽湖之傳微矣。

二 陽湖諸子之學術文章

陽湖諸子，當以惲敬、張惠言爲代表。子居皋文初非古文家，更非習桐

城文者，後以錢魯斯王悔生之介紹，始稍稍爲之。皋文精研經傳，子居泛濫百家，皆博學之士，而皋文尤長於詞賦經義。

皋文『少爲辭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

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用懋敬張銘語最後『遷而爲濂洛關

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文者也。』用懋敬與楊編修書語張氏雖

治『漢學』而不關宋儒，並『喜以經術爲古文。』阮元著柯文集序語

初月樓古文緒論有數語批評張氏，甚爲得當，曰：

『張皋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尙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

至其個人論學古文之要點，可由其文稟自序一篇見之，其文有言曰：

『古之以文傳者，雖於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行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

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事韓愈李翱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蘇軾王安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於世而不窮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於經求天地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庶窺微言奧義以究本原……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自知學在三十以後……然余之知學於道自爲古文始。」

可知張氏爲學誠如曾國藩所稱『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曾氏又稱其『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見名柯文編序

『先生始攻駢體文同郡憚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歿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生以爲古作者既遠士聞見日卑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德仁義故其文瑟若圭瓚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出冠時勇紹絕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勦襲宋儒之

書空談性命，而近時宗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爲難。先生起而駕前說，能悉會漢宋諸儒傳注，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藝者折衷焉。惜乎！年未中歲而遂卒……然卽其所爲文，以觀其用意之所在，雖古揚雄韓愈氏之徒不能過，必傳於後無疑也。」用吳德旋張皋文先生述語 皋文所作，雖惲子居猶稱道之。皋文歿，惲子聞之，慨然曰：

『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

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

見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

其傾倒也如此。『論者謂自宋時歐陽永叔爲翰林，文章稱極盛，乃今復見之先生云。』用張皋文先生述語 其言蓋非過譽也。惜張氏早亡，卒四十二年未能大成，以其爲古文甚晚也。

世多評其古文，謂『摹古之痕，尙不盡化。』吳德旋語

（施補華復陳子餘

論韓文書曰：『今人張皋文，皆力學退之者，其病在痕迹未化。』）但『茗

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曷嘗句摹字效，如明七子之取憎耶？且茗柯亦不幸中道而逝耳！使假之以年，而至於五十六十，安知不盡古人之形貌，而混其模寫之迹哉？用吳德旋與族弟筠野書語

至於惲敬，初不如張氏之好詞賦經義，惟出入於子史百家，故其文章得諸斯者至巨。其自述所承曰：

『敬古文法盡出子長，其孟堅以下，時參筆勢而已。』見其與黃香石書
其論爲文章之方法曰：

『五經不同體，百家奮興，類不相沿，前人先得此旨。……大抵意可新，不可奇；詞可新，可奇。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謂新奇，能善用之，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不佞嘗告陶南明經，以爲「字字有本，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古人不傳祕密法也。」』見惲敬與來稿書

惲氏之學，亦如張氏，不專習一家之言，前所稱書『泛濫百家』者，蓋實

錄也。『先生嘗自言其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者，乃以先生善於紀述，而說經非所長焉。』明吳德旋

居先生行狀 初月樓古文緒論曰：

『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去……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亦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入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以文章縱橫馳騁之勢言，子居誠不及老泉；但兩人時間相去甚久，亦未易徒以後人之眼光評之也。

惲氏於書既無所不讀，其學之博可知矣。『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外無北面。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用吳仲倫惲子居先生行狀語 真可與張惠言並稱爲陽湖派之祖矣！

其餘諸子，或列籍桐城，或兼爲駢體，或文內空而無物，或學之猶不能至，要皆追隨二子，力圖形同神似，無個人之見解。其對於文章之論調，概與二氏相同，茲不另贅。欲知其詳，求諸二子說中，可以盡賅之矣。

三 陽湖諸子之師承交遊

陽湖派爲桐城派之別支，不直接得之於桐城三祖，而受其法於桐城派之弟子；但其爲文所宗，自不離桐城諸家之古文系統也。茲先述若輩之師承，然後再及其交遊，庶於陽湖之系統，得一正確之概念。

惲敬古文，求諸姚姬傳，求諸劉海峯，求諸方望溪；不足，又推之於全清諸家，推之於前明諸家，推之於宋唐諸家，推之於漢與秦諸家，然後斷斷焉析其正辨，區其長短，略得之矣。意見大雪山房集上曹饒室侍郎書

張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

歐陽氏修。

『用憚敬錄語』

又憚敬古文，自謂出於子長，孟堅，故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云：

『敬才弱，不敢犯東坡，因顛倒其局用之。至變化則竊取子長，嚴整則

竊取孟堅也。』

又與黃香德書亦有此意前節已引不另具

但吳仲倫則謂：

『以大雲論，其文有全似晁家令言兵事書，趙營平屯田奏者；而行文

軌轍，出於管荀諸子，不可掩。』

見初月樓集與族弟筠野書

又吳氏論張惠言曰：

『茗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

見同前

總之，二家皆學桐城之術，而欲復舍唐宋，以上躋於秦漢也。

論其交遊，則多桐城派文人，故能由『精研經義』『泛濫百家』而

轉爲古文。憚敬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其學桐城古文，亦自

茲始。

意見惲敬上書
惲宣侍耶書

又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文，海鹽陳石麟子穆，亦

爲其友，相與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皋文也。

意見吳德旋狀
子居先生行狀

皋文幼而兄事錢魯斯。陽湖派之成立，錢與有力焉。意見張惡言
送錢魯斯序皋文

之友，又有毛洋，溟亦學古文者，張氏且後之。張氏復與吳仲倫同學，且盛稱

之。意見張惡言
贈毛洋序至於王灼賓麓及陳石麟子穆二人，蓋皆與惲子居共友之

者。意見惲敬
奉文墓誌銘凡此諸子，皆於惲張文派，有至大之關係；卽謂陽湖一系，無

此諸子，不能成立，亦無不可。蓋惲張之學爲桐城古文，乃王悔生，錢魯斯，吳

仲倫等啓之也。

四 陽湖諸子之文應否別稱一派

陽湖諸子之文，間接受法於桐城劉大櫟，並私淑方姚。其對於古文之主張，亦幾完全相同。然而世之論古文者，必析爲桐城陽湖兩派者，何哉？以

吾觀之，其理由大抵有三：

一、陽湖諸子，非直接受學於桐城之方劉姚，其所爲古文，乃以私淑方法，聞諸桐城派之弟子或友朋。

二、陽湖諸子，如張惲輩，皆非純理學家，更非專爲古文者。張則爲漢學及詩賦詞章家；惲則紛然雜陳，凡諸子百家，以及釋教經典，無不兼通。至於古文，則皆在壯年始習之，與桐城派宗旨，不能完全相同。

三、陽湖諸子，皆籍陽湖，非桐城人，自可另立宗派。世因以陽湖文派目之。

然此三理由，實不足以使桐城陽湖分爲二派。請析言之：

所謂派者，爲其係師此同一法門，而出此一祖也。私淑者，固亦與親炙門下者同，豈能獨屏而不納乎？後世所稱桐城派文人，其非由嫡系傳受者多矣，而絕不失其爲桐城派也。况惲張皆自認其所爲古文，效法劉姚，未嘗

自謀立派乎？此其第一理由之不合者。

一人而兼數長，對於其古文派別，毫無干涉。論古文派別，則但觀其所爲文之是否合於其派之律法已足，不當更及其他。今張憚二子之古文，既宛然爲桐城氣息，自不宜另名一派。後世之以桐城派而兼長漢學詞章者多矣，豈盡以其爲漢學家或詞章家而拒之於桐城派外乎？至於梅伯言、劉孟塗，乃世所謂桐城巨子，亦未聞有因其善作駢文而斥之者。夫駢體爲古文極端相反之敵派，敵且不拒，何獨於憚張而排之耶？疑者對此，當必無以解之。此其第二理由之不合者。

至於以憚張等皆非桐城本籍，而不肯納於同派中者，則其理由之不充，尤明顯無足與辯。何則？所謂桐城派古文者，非只包含桐城人所爲之桐城古文而已，凡與桐城古文同主張，同師承，而其文章體派又相同者，皆是也。故乾嘉以後，桐城派支入江西、湖南，又復支入廣西。卒也，桐城派之勢力，

駁駁然徧布全國。全國且不拒，何獨於陽湖而拒之耶？此其第三理由之不合者。

章太炎與某君書曰：

『常州儒人，媚嫉最甚，古文辭之筆法，受之桐城，乃欲自爲一派，以相抗衡……』

雖指其媚嫉，頗於憚張之事實不合；但其反對分桐城陽湖爲二派，則誠先得我心者也。不知後人何以必強爲之分異名之立，固非憚張諸子之初意也。

第四章 桐城派之傳播

一 姚鼐之弟子及其文章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曰：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闡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頸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

又曰：

『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當是時，相授

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

姚氏以前，桐城之文，未爲大成。習者不衆。及姚氏出，造詣遠過前輩，天下聞風而起，其道遂盛。惟學者雖多，而在姚氏及門弟子中，其著稱於世者，亦不過數人而已。

續古文辭類纂例略曰：

『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塗，植之最著。碩士行輩差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春木，生甫，出姬傳門少後。薑塢，曾孫碩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顯。』

梅伯言名曾亮，江蘇上元人。管異之名同，亦上元人。劉孟塗名開，桐城人。方植之名東樹，亦桐城人。陳碩士名用光，江西新城人。吳仲倫名德旋，江蘇宜興人。姚春木名椿，江蘇婁縣人。毛生甫名嶽生，江蘇寶山人。姚碩甫則姚瑩也。此九人者，蓋曾受業姬傳，而名於文苑者。其中成就最大，傳授最廣，而名

譽最盛者，爲管梅方及姚氏碩甫，所謂姚門四大弟子也。曾國藩歐陽生文
集序曰：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
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
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

梅氏後與曾國藩共振桐城之文。吳南屏所謂『京師學治古文者，必趨梅
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語見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者是也。又吳汝綸孔斂仲文集序
曰：

『郎中君既歿，弟子晚出者，爲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文。居
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

其得名之盛，從可知矣。

方東樹曾著漢學商兌一書，力攻漢學，以張己軍。就桐城派言，其功甚

大，蓋當時士夫頗有受其影響者。

陳用光爲魯絜非之甥，曾師事其舅，後以魯之命，就學姚氏之門，所得甚多。

吳德旋不盡師姚，其於姚門，蓋兼師友，而所爲文，亦大抵相合，無大乖異。

姚瑩較諸人爲後，而得名亦最盛。餘如管同、劉開，皆得姚氏之真。姚椿、毛嶽生，雖亦無背師說，但以造詣之深淺而論，則較前數子爲弱矣。

姚氏歷主江寧鍾山、揚州梅花、徽州紫陽、安慶敬敷諸書院之講席，前後凡四十年，所成就者，爲數自多。此八九人者，第其佼佼者耳。

二 私淑桐城派之文人及其文章

前第三章所述之陽湖諸子，雖未直接受業桐城三祖之門，而由桐城

弟子間接得桐城之學，蓋亦私淑桐城派之文人也。桐城私淑弟子，除陽湖惲張諸子外，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南豐吳嘉賓子序等。其餘則陳用光之鄉人，亦多得桐城之術，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是也。此輩大抵皆承絜非之風，而私淑於姚氏。於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意見曾國藩歐陽生文集

序

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於是桐城文派流衍於廣西矣。見同前

新化鄧顯鶴湘皋，與碩甫友善，以文相切磋。巴陵吳敏樹南屏，亦稱述桐城，篤好不厭。他如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湘潭歐陽兆熊小岑及其子勳子利，皆以姚氏爲文家正軌。所謂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意見前條泊乎湘鄉曾

國藩滌笙出，以邊疆重臣，而善長文事，尤爲此道之巨擘。獎掖提倡，從者雲興，於是桐城文派又大盛於湖南矣。

他如錢泰吉，『其論文亦頗法姚氏。』此語用曾國藩海州馮柳東亦

『得桐城正脈。』此語用錢泰吉甘泉人稿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所引吳仲倫語而秦瀛小峴，陸繼輅祁

孫，則又所謂陽湖派之健將也。

凡茲所舉，不過就其最顯赫者述之而已。實則自方苞以後，百餘年間，其不得直接受學桐城師弟而私淑其藝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惟所得者或多或少，成就者或大或小耳。其甚者，至相依附以爲榮，於是桐城派之末路至矣。

孔敔仲傳業於李方伯宗傳，『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方之學，既沈潛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用吳仲倫孔敔仲文集序語當時嚮慕之盛，從可知矣。此輩之文章成熟者固多，但

不必一守桐城派之規矩。至民國初年，此派尙多。今則銷聲匿跡，無復出現於文壇矣。

三 姚鼐之再傳弟子

姚氏弟子既多，傳授自廣。其再傳弟子幾徧全國，尤以從學於梅伯言者爲多。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略例曰：

『月滄……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請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

朱伯韓名琦，廣西桂林人。彭子穆名昱堯，廣西平南人。龍翰臣名啓瑞，廣西桂林人。王定甫名拯，廣西馬平人。吳子序名嘉賓，江西南豐人。魯通甫名一同，江蘇山陽人。邵位西名懿臣，浙江仁和人。孫子餘名鼎臣，湖南善化人。

此外有馮志沂述仲，號魯山西代州人，則兼師張穆石州者也。而江蘇

無錫張端甫，湖南溆浦舒伯魯，皆曾從梅伯言遊而得其學，惜未大成而早世耳。梅氏之門，亦云盛矣！

管同之學，傳諸其子嗣復小異，小異亦中道而殞，所就殊淺，影響亦極微細。

方東樹傳其師說於同里戴鈞衡存莊，最爲著稱。自謂『生望溪海峯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於同邑蘇惇元重訂望溪文集，爲功於方氏及桐城派者甚鉅。

姚碩甫之弟子，則湖南新化鄧顯鶴子立及長沙周樹槐星叔二人，最有文名。

此十數人者，皆能一本師說，繼承姚鼐之後，以支持桐城文派。此數十年間，桐城之文得以不墜者，殆皆此輩之力也。但此輩之中，均拘拘一隅，未有能發揮光大其師說，如梅姚者；更無有如梅姚之鼓吹提倡，而獎掖後進

者。卽其所爲文，亦殊不足與之抗衡。於是桐城之文，乃日就衰微，幾至不可復振。迨曾文正起，遂延攬文士，重興將墜之遺緒，另節詳之。

四 曾國藩之再振桐城派

王先謙曰：

『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 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

見王先謙撰古
文辭類纂序

其言甚爲的當。蓋道咸之際，科舉之弊日深，漢宋之爭日烈，俗儒專爲入股時藝，以博一衿。爲宋學者，乃皆空疏簡陋，不肯深造，略拾程朱陸王之牙慧，便相矜持。於是識者皆以此相鄙薄，紛紛逃入漢學，漢學遂大盛。

桐城文派雖以姚鼐爲祖，而奉其『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之說，但姚氏本身卽係以文章義法相號召。其於義理，既一無所得；於考據，更爲

茫然。故習其術者，亦惟取其爲文之義法而已。是時正值漢學大興，而桐城派之文人，又復抱殘守缺，不能追及前輩，故勢必銷聲匿跡，以待其自亡。曾國藩生丁其間，目覩當時門戶之爭，早思有以解之。在京師時，卽與梅伯言相互討論，慨然有振興之意。其後洪楊事起，乃益羅致當時文人於幕府，用相切磋。於是桐城派遂再振。然此時所謂桐城文派，已非昔日之舊，胡適以湘鄉派目之，蓋有故焉。

曾氏雖自云：

『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

見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但能『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覽衆長，轆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用繁庶昌、古序、薛福成寄龔文存序曰：

『桐城派……流衍益廣，不能無羸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

一代偉人，以理學經濟發爲文章，其閱歷親切，迥出諸先生上。早嘗師義法於桐城，得其峻潔之詣。平時論文，必導源六經兩漢……故其爲文氣清體閑，不名一家，足與方姚諸公並峙；其尤嶢然者，幾欲跨越前輩。」

王先謙亦曰：

「曾文正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警歎不親，而涂迹並合。」

見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蓋曾氏所取者廣，故包羅者大，不徒拘拘於一先生之言者，觀其致劉孟容書可知矣。其言曰：

「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

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

其取精用宏之態度，誠非一般桐城文人所能企及。張美翊稱：

『曾文正爲能見其大。』見歐陽成
論文集要

吳汝綸謂：

『曾文正公尤以閱文繫衆望。』見吳汝綸孔
敘仲文集序

曾氏足當之矣。黎庶昌論述文正，尤爲盡致，曰：

『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本朝文章，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

臻於大。』見黎庶昌續古
文辭類纂自序

曾亦自云：『以戴、段、錢、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曾氏以調和漢宋，故兼備數長，造詣極高。桐城派得此護符，乃如垂死之人，復慶更生矣。曾氏用力極勤，雖在軍中，猶日課經史百家之言，故文章淵雅閎闊，超過方姚。黎庶昌稱爲『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誠定評也。所輯經史百家雜鈔一書，選擇頗爲得當，流行亦甚廣遠，可與姚氏古文辭類纂並傳。其影響於文壇者亦如之，惟性質與內容微有不同耳。

五 曾國藩之幕僚及其弟子之古文

曾國藩之文，旣冠絕當代，又好延攬文學之士。故一時爲文者，幾無不出曾氏之門。或從而問學，或辟入幕府，濟濟多士，於焉稱盛。『在京師時，文章之士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曾氏卽以閱文繫重望矣。意見吳汝綸

文集 迨洪楊事起，曾氏執掌軍旅，一時士夫爭歸之。『當是時，幕府豪彥雲

集，并包兼羅。其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汝綸擊甫之天資高雋，『用薛福成摺冊圖說稿序語』無錫薛福成叔耘之平正通達，遵義黎庶昌純齋之法度緊嚴，皆一時之選也。他如德清俞樾蔭甫，則漢學家而從曾氏學爲古文者也。湘潭王闓運壬秋，則以詩著稱，但以久居曾氏幕府，亦能爲古文者。

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共錄八十三人，皆一時知名之士，雖非全屬桐城派文人，而受桐城派之影響，得曾氏之訓誨或指導者，實甚多也。此八十三人中，或『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或『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或『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或『有一藝一能，各效所長』。四類之中，除最後者十三人，罕以文學見稱外，餘皆文聲籍籍，爲世所稱。其尤著者，則前述之張吳薛黎俞王諸人外，又有湘陰郭嵩燾筠仙，長沙劉蓉

霞軒，平江李元度次青，湘陰郭崑燾意誠，長沙何應祺鏡海，溆浦向師棣伯常，瑞安孫衣言琴西，巴陵吳敏樹南屏，南豐吳嘉賓子序，長沙羅汝懷研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當塗夏燮謙甫，獨山莫友芝子偲，嘉興錢泰吉警石，桐城方宗誠存之，海寧李善蘭任叔，江寧汪士鐸梅村，德清戴望子高，寶應成蓉鏡芙卿，金匱華衡芳若汀，南匯張文虎嘯山。『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奮艱屯之會，射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羣宇，振頽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用薛福成文中語故能成其大也。

曾氏之中興桐城文派，固非其一人之力所能辦，實由其幕府賓僚及受業弟子共成之也。此輩各有所長，曾氏則兼採衆議，調和其間，以集大成。又大倡姚氏『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之說，以爲桐城派中興之標語。而曾氏之才學與地位，又足以振之。故此道重盛於文壇，既斷而復續者，又

數十年。直至最近期內，政治革命成功，滿清滅亡，桐城派亦隨之而倒矣。

六 嚴復林紆及其前後之桐城派古文

曾國藩之湘鄉派——桐城派之別支，——影響中國文壇垂數十年；惟皆一依故轍，無若何之貢獻。故曾氏既歿，古文之運命又衰矣。曾派文人，如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張裕釗，俞樾，吳汝綸等，皆不能繼續曾氏。蓋桐城派全盛時代已過，曾氏之中興之也，世所謂病人之回光返照而已。曾氏之後，則強弩之末耳，更無足論矣。

光緒八年，長沙王先謙益吾編輯續古文辭類纂，集姚範以下三十八人之文，所謂桐城派之冠冕也。光緒十五年，黎庶昌亦成續古文辭類纂一書，而內容與王著不同。王續只錄姚範以下之桐城派古文，黎續則更加以姚氏以前經史子集之文，爲姚選原書所不及錄者。總之，此輩惟拾前人之

唾餘，不過苟延桐城派之運命已耳。

自此以後，桐城文人，更少足述者。曾派中年最高而享名最盛者，莫如俞樾，王闈運，吳汝綸三人。俞樾爲清末漢學大師，不專以文章名家，故其對於桐城派之影響亦極微。王氏兼好詩詞及駢體文，所爲甚爲龐雜，殊無足取。吳汝綸曾渡海而東，思想較二人略新，影響亦較大，但讀其所作，亦復爾爾，無甚足稱。論其成績，則當數其所造就之後進，嚴復，林紆，其著者也。吳氏嘗爲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又以桐城人而曾受學於曾國藩，卽其所作，亦爲一時之冠，故文名頗盛，出其門者頗多也。

當是時，中國外患頻仍，着着失敗。曾國藩，李鴻章輩以爲中國所以不及他國者，惟在槍炮戰艦之缺乏，故奏請派遣學生，赴歐美研求其術。自是西洋之書，遂稍稍譯爲漢文，久而漸盛。然是時所譯各籍，多係淺近科學教本或應用科學之類，絕少關於西洋文學哲學方面者。其最先逐譯此類書

籍者，嚴復、林紆二氏也。

侯官嚴復，字又陵，留學英國，習海軍，又長桐城古文。歸國後，即以古文譯西哲書，頗投時好，風行一時。其成卷者，有天演論、羣己權界論、羣學肄言、原富、穆勒名學等，其所選擇，既極得當，殆其執筆從事，又能聚精會神，以成其「信」「達」「雅」之標準。是故「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而其文又「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一矯從前桐城之空疏，其成功也固宜。嚴氏之書，佔據中國思想界者約二十年，直至最近，始少誦讀之者，其影響可謂大矣！

中國首譯西洋文學書，而最著成績者，則閩侯林紆、琴南是也。林氏不解西文，譯時，他人爲之口述，彼乃筆之於書，略加修飾即成。故原作之文學風味，幾至一掃無餘，惟稍留肢節而已。故其所表現者，大抵只爲林氏個人之文風。此類譯述，對於原著者，誠爲不大忠實。——蓋其所書者，大部分祇

留原作之情節，是何異同一故事，而兩人各爲一文以紀之哉？其差可取者，則林氏自有其個人之文學天才，而譯書時又頗肯努力，故雖失原來作風，尙不失其爲文學作品也。林氏所譯共百數十種，選擇雖不精審，但頗能得一般人之愛好。時至今日，讀者猶甚多，其成績之大，當不在嚴氏下也。

嚴林皆受古文法於吳汝綸，故爲桐城派人。林氏論文，頗守姚鼐遺說。其春覺齋論文中，有應知八則，詳譯其意，固姚氏之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也。此外有論文十六忌，用筆八則等，未免過於拘牽，實則林氏自作，亦未能恪守其律，遑論他人乎？但以彼等之文，皆依西人所作爲根據，尙能苟延一時。餘子則空疏無極，爲世詬病。正當維新之際，豈復容若輩佔上風耶！桐城之文，從此無嗣響矣！

當清之末季，一般新思想家，如梁啟超、譚嗣同輩，另創新體，鼓吹立憲，其文頗爲時人所喜，於是報章雜誌之文爭效之。久而形成風氣，士子亦多

爲之，影響極大。至今報紙文字，猶不能離其規模。但究其來源，亦出自桐城者也。

譚自云：『少時常心摹手追者數年，自以爲似，人亦稱之。後雖破除桐城拘束，其氣息究不甚相遠。』梁氏自謂『夙不喜桐城古文，』然幼時實熟讀『古文辭類纂』而深好之，『故其所爲文條理清晰，筆致委婉，雖不能遽指爲桐城文人，但猶得謂其深得桐城遺意也。』他如康有爲、章士釗輩，幾無大受桐城之影響，而後成其自家之文也。胡適謂：

『嚴復、林紓，是桐城嫡派；譚嗣同、康有爲、梁啓超，是桐城變種。』

信然！氏又謂章士釗出自桐城派，且受嚴復之影響不少，故亦可謂爲桐城變種。

梁章之文，皆曾一度踞中國之文壇。梁氏初辦時務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以淺近文字輸入新思想，筆鋒常帶情感，人爭讀之，不久而普及全國。

章氏文章甚精鍊，自辦甲寅周刊，所爲政論，風行於報界有年。但白話運動興，彼乃漸爲人所攻擊；但至今猶牢守故轍，不肯舍去，則闇於時代之遷變故也。

今者嚴林已去，罕有明白表示其將恪守桐城家法者；有之，亦無名下士，桐城餘孽而已，斷乎其無能爲也。姚鼐之後人有名永樸者，卽其類耳。永樸所作文學研究法一書，無若何發揮，第掇拾其先人之緒餘而已。縱欲大聲疾呼，其奈無人聽從何！際此新文學隨時代潮流並進之時，倘猶抱殘守缺，高唱桐城義法，以期得人信仰，亦如癡人說夢已耳。

第五章 對於桐城派古文之批評

一 桐城派自己之批評

桐城文派命運之長，幾與滿清埒。方其盛時，天下文士爭趨歸之，如水之就下然；及其既衰，乃一落千丈，幾至無人過問。其盛其衰，必有故焉。其盛也，必其道有過人處；或雖無大過人處，而在當時流派中最稱翹楚，足以盡收天下文士而入其範圍。其衰也，必其道發生弊端，或與時代潮流相背，因而大失人心。桐城文派能傳至百餘年之久，必有其綿延之故；而卒衰微以至於漸滅殆盡，亦必有其未臻完備之點。

桐城派人既好其術而習之，必見其術確有可好之點，故深信服之，既登其堂，又謀入其室焉。然則好之篤者，所見或能得其真矣。惟既好之，又身

習之，則對於其派之批評，恐不免祇贊其善，不摘其惡。茲就本派中擇其數家較爲公正之批評，略爲研究，述之如次，以覘彼輩對本派之觀念。

劉開曰：

『望溪……大體雅正，可以模楷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

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

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見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望溪爲桐城之祖，亦不過大體雅正，可以模楷後學而已。雖勉強稱爲一代

正宗，猶有『能醇不能肆』之病。劉開在該書中又云：『望溪豐於理而蘊於辭，

能肆之故也。』祇可爲學八家之入門，習史漢之階梯。至於非常絕特之才，則不可

以彼之義法律之，桐城文派之價值，亦可見矣。劉氏爲桐城姚氏著籍弟子，

其立言乃如是。後人猶昏迷無識，奉桐城文法爲天經地義，豈不大可笑哉？

林紆曰：

「學者能溯源於古，多讀書，多閱歷，範以聖賢之言，成爲堅確之論，韓歐之法程自在，何必桐城？卽桐城一派，亦豈能超乎韓歐而獨立耶？」

見春覺齋
論文述旨

以極端擁護桐城古文之桐城嫡派，其對於己派之意見，亦以爲必須依附韓歐，不能獨立。但既云「韓歐之法程自在，何必桐城」，又竭力鼓吹，而爲之倡導，何哉？此不能不謂其思想之矛盾也。又曰：

「後生小子，胡敢妄闢桐城！然論文不能不取法乎上，須知桐城之文不弱也。以柔筋脆骨者效之，則弱矣。」

吁！是何言也！桐城而無可闢者，闢之非也。桐城而有可闢者，闢之又何不可之有？論文既當取法乎上，則何故不取韓歐、史漢，而必取乎桐城？桐城之文，其弱不弱，由何而定？林氏之說，難自完矣！乃林氏又謂吳攀甫曾文正皆日抱韓文不去手，諷學者效之。如此，是默認桐城之文不足學，不足學，果何故

而必勸人習之哉？

桐城之文，空疏無學。方姚俱嘗論『有物之言』與『有序之言』，似宜異於衆人。然曾國藩猶評之曰：

『惜抱名爲闢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

實則桐城派人，全坐此病。惜抱爲桐城大成之祖，後世之類之也，固宜。春覺齋論文述旨亦謂不善桐城之文者，則

『患乎研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過弱也。』此林氏引用抱朴子羣義

語驚

初時習桐城者，尙能得其形似，後乃並其貌而不得也。曾文正曰：

『今天下動稱姚氏，顧真知姚氏之法者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見

汝綸孔敘仲文集序吳爾此係其侍曾時曾所告者

黎庶昌曰：

『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弊至於淺弱不振，爲有識者

所譏。

一見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自序

後世甚有背姚氏之法而馳者，豈止淺弱不振已哉！

至於後世對桐城各著名文人之評語，已散見前四章中，茲不復贅。

今更取總括之評語數條，爲此節之尾聲。黎庶昌曰：

『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氏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見前

張美翊曰：

『國初以來，能古文者多矣。然要以方氏姚氏爲能致其精，曾文正爲

能見其大。』

見張敬修福成文論集要

以此語專評桐城之文，尤爲精當也。

二 非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評

有清學術界，可粗分爲二大派：卽漢學與宋學是也。習漢學者，重考據名物，或稱曰『樸學』；習宋學者，重程朱輩性命義理之言，或稱曰『理學』。一代士夫，不入於漢，則入於宋；或有兼漢宋而並習之者，但不能無此輕彼重之分也。桐城文派始於方姚，彼之所以大倡清淡之文者，爲欲救當時漢學之煩瑣也。故其文章之內容，卽不得不借重理學。然旣以文章相號召，則其對於程朱之道，當然無深刻之研究，不過用以支撐門面耳。桐城派人旣入宋學一途，則其對方，卽爲漢學。今請取漢學家之批評觀之，當必另有別意也。

戴震與方希原書曰：

『諸君子之爲之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

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

此言蓋評論當時之所謂古文者，亦卽姚鼐等之文也。戴氏稱若輩所爲曰「藝」，無怪乎姚氏欲師之而不得也。

錢大昕曰：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卽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值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爲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見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跋方望溪文

後之學望溪者，皆如是耳。吳汝綸章冠鑿傳曰：

『章冠蓋者，桐之東鄉人也。……粵賊陷吾桐，桐民俱受賊害。』
其誤一如望溪。可知望溪之病，卽桐城派大部分之病也。錢氏又曰：

『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持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義於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
見錢氏與友人論文書

桐城之弊，正坐空虛二字。不讀書，烏得不空虛哉！方氏曾以史記中『太史公』字樣爲後人所妄加，錢氏既痛駁之矣。姚氏亦曾以廬江爲廬山改名，錢氏又駁之矣。姬傳雖欲兼『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又嘗請教於戴東原。然彼對於漢學，卒無所得。下於姚者，更無論矣。此種趨向，直至曾氏，始稍稍變之。

章炳麟荊漢微言曰：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也？」答曰：「此在今日，亦爲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悅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

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墜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然足爲中人以上言爾。桐城義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曾未與大乘相齒。用以摧伏磨外，綽然有餘，非以此爲極致也。」

章氏好古成癖，故喜桐城之文，以其猶勝當時之報章小說。吾獨謂當時報章小說體，幸由桐城文派轉化而來也。又其文學論略曰：

『消極之雅，清而無物，歐、曾、方、姚之文是也。積極之雅，閎而能肆，楊、班、張、韓之文是也。雖然，俗而工者，無寧雅而拙。故方姚之才雖驚，猶足以傲今人也。』

論文而專在俗雅，在今日已不能成立。章氏之贊成桐城派者，復古遺毒作祟耳。

曰：又梁啓超雖與桐城派微有關係，但究非桐城派中人。其評桐城之言

『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狷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墜落，歸罪於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闕創獲，無益於社會。且其在清代學界，始終未嘗占重要位置，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見清代學術概論十

九

夫無論學派文派，欲評其優劣，當只就其學其文之內容如何而定，豈可涉及其他？桐城開派諸人能『狷潔自好』，又能奮然與漢學抗，於其文章本質，果有何等損益？且以古文論，既『無所取材』，又『無益於社會』，則雖『平心論之』，亦毫無足誇。抗漢學，是其盲目處，何勇之有！梁氏之評，未免成竹在胸，有所偏倚。故見解雖能及之，但先入爲主，終難打破其崇拜方姚

之心，蓋偶像懾之也。

三 白話文家之批評

白話文家以改革中國文學而革命，凡無聊之古文，一律攻擊，矧對此空疏拘泥之桐城派乎？新文學家之首領，爲胡適，陳獨秀，錢玄同三人，三人攻桐城亦最力。桐城子遺林紓至爲小說以詆之，則三人之於桐城，當必有深切之認識與批評明矣。茲卽擇三人之言，略爲疏解，以爲白話文家批評桐城文派之代表。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曰：

「歸方、劉、姚之文，或希榮譽墓，或無病而呻，滿紙「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長篇大作，搖頭擺尾，說來說去，不知道說些甚麼。此等文字，作者既非創造才，胸中又無物，其伎倆惟在

傲古欺人，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

故陳氏名之曰：『妖魔』，又罪之曰：『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稱霸文壇』。

亦此

文學革命論中語也。錢玄同曰：

「至於當時所謂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自命典贍古雅，鄙夷戲曲小說，以爲儂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僕觀之，此輩所撰，直高等八股耳。（此尙是客氣話。據實言之，直當云「變形之八股。」）文學云乎哉！（又如林紆與人對譯西洋小說，專用聊齋志異文筆，一面又欲引韓柳以自重。此其價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見其寄陳編秀

據陳錢之評語言之，陳稱桐城派爲『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錢則稱之

爲「高等八股」或「變形八股」，則兩人之見地，實相同也。吾以爲白話文家與漢學家之見地亦相同。錢大昕所極贊美之王若霖，固嘗評方望溪爲「以時文爲古文」矣。彼時所謂時文者，卽八股也。

胡適之評語，乃比較的極爲緩和，蓋其人然耳。其言曰：

「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興，雖然沒有什麼大貢獻，卻也沒有什麼大害處。他們有時自命爲衛道的聖賢，如方東樹的攻擊漢學，如林紆的攻擊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載道」的話的毒，未免不知分量的。但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作通順了，爲後來二三十年勉強應用的預備，這一點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見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實則所謂「通」者，亦不過就其全體而言；至文法之不通處，雖桐城巨子，

猶不能免也。胡適寄陳獨秀云：

「林先生曰：「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掎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謂不通……」以下有解釋其何以不通之理由，文長不備錄。

胡適爲新文學革命先鋒之穩健者，其對於桐城派，亦不過祇稱其「通」與「勉強應用」二端而已。桐城派之文學價值，從可知矣！

四 述者對於桐城派之總評

述者對於桐城派之批評，已散見於以前各章節中，惟零落瑣碎，不成系統。茲更作一較有總括性之批評，作爲本文之結束。至於述者評語之是非當否，則不敢自斷，惟抒我個人之意見而已。

就桐城派之文章言，通順平正則有之，應用則未也。應用者，上之則言

必有物，非徒有序而已；下之亦必須能說普通之事理而達，不至有何闕塞。然桐城文人，空疏無學，物於何有？應用更難言矣。謂其可以引諸應用之途，尙可耳。

桐城之文，雖亦復唐宋八家之古，較之明前後七子復周秦兩漢之古，則差強，較之駢四儷六之文，則更勝矣。以歷史眼光言之，確爲些許之改進，或亦由周秦古文及駢儷轉爲語體，必經之階梯歟！然過渡時代，不當如斯其長。後之文人，早應謀所以改善之方，乃不是之圖，反羣相號召，仍極力推崇方姚，視若神聖，不敢稍踰規矩，其拘牽之態，亦可憐矣！

天下事無一成不變者，不進則退，理固然矣。百餘年來，桐城後生，罕有能及其先輩者。一旦有之，又無人爲之續，卒至退步衰頹，不能復振。始則由通順平正而降於蕪雜怪僻，由有序而降於無序，由空疏而降於陳腐，浸假而混同八股之文，不復能成一家，桐城之文，至此遂不可復問矣！

就桐城派之義法論之，則不足取者固多；但間亦有稍可取者，彼輩主張官名地名，用當時通行者，其可取者也。餘者多無若何意義，無聊之禁忌，稍一涉筆，便易觸犯，束縛文字，莫此爲甚！實則彼輩之義法，雖派中大師，猶不能毫無抵觸，况其下焉者乎？無怪乎習之者終身弗得，更無暇作其他學術上之研究矣。桐城派之空疏，此亦一大原因。

就桐城派之功罪言，則余謂胡適所評，大抵得體。桐城派在同光間一振，經曾國藩之提倡改革，可以勉強應用。於時西洋學術，稍稍輸入，此種文體，尙足以供其役使。然以之爲發揮之工具，猶嫌其不足。殆後康梁出，更就桐城通順之基而改造之，遂形成當時風行之報章文字，於新思想之介紹，及革命之成功，不無相當助力。平心思之，不當以其短處而盡抹殺之也。卽民國以來，新文學之鼓吹，恐亦非先有此派通順文章爲之過渡，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兩漢而一變成功也；惟過渡太長，爲不值耳。

至就桐城派各文人之優劣言，則余意以爲曾國藩閱通知遠，當居第一；姚鼐文才並茂，次之；方苞拘謹無生氣，文尙平正，草創匪易，當次曾姚；餘皆庸常，無甚足數者。惟嚴復有輸入西洋思想之功，與此派同道而異科，不能並論，言其價值，則在諸人上也。

以歷史之眼光言之，桐城派已爲過去之遺蹟，陳舊屍骸，不可復生。今而後設有人欲更興其說者，則直眉目而已，吾斷其必無成矣。時代關係，與文派之興替，不可忽也。

第六章 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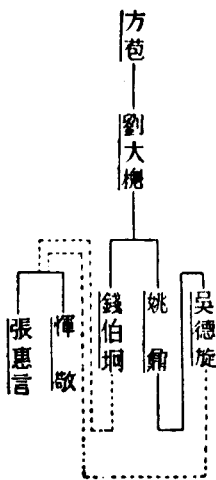
一 桐城派自認所承之古文家系統表

六藝——先秦諸子——司馬遷——韓愈——歐陽修——歸有光——方苞——(劉大櫟)

姚鼐——四大弟子——再傳諸子(散布各省)

附註：不重要者，俱未列入。

二 桐城派及陽湖諸子之關係表



附註：

┌ 表示直傳

┌┌ 表示私淑

四 桐城派文人傳表

姓名	字	與	號	生	卒	年	籍	貫	及	生	平	主	要	著	述	備	考																													
姚	詒	字	姬傳	一字	夢生	(一七三二)	安徽	桐城	人	乾隆	二八年	(一七六八)	進士	改庶吉士	散館	改禮部主事	遷刑部郎中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	姚鼐弟淑之子	曾從範學經及文章																										
軒	學	者	稱	惜抱	卒	(一八一五)	高	慶	二〇年	(據姚登姚	第	先生	家傳)	卷																																
方	篔	字	靈皋	晚	號	望生	(一六六八)	安徽	桐城	人	中	康	熙	四五年	(一七〇六)	集	外	文	十	卷																										
溪	學	者	稱	望溪	康熙	七年	卒	(一七四九)	會	試	乾	隆	元	年	(一七三六)	補	遺	四	卷																											
先生							乾	隆	一	四	年	入	直	南	書	房	擢	禮	部	右	侍	郎	後	爲	文	穎	館	經	史	館	三	禮	館	總	裁	四	年	落	職	仍	修	三	禮	後	辭	歸
姚	穎	字	南	直	號	蓬	塢	安徽	桐城	人	乾	隆	七	年	(一七四二)	進	士	撰	桐	城	文	派	卷	六	姚	鼐	之	世	父	及	師															

<p>魯士 字九皋，號紫非。生（一七三三）</p>	<p>江西新城人。</p>	<p>山木居士集</p>	<p>本爲朱梅嶺弟子，後嘗渡江至淮寧。見姚鼐而有所聞。</p>
<p>劉大櫟 字耕南，號海峯。生（一六九八）</p>	<p>安徽桐城人。</p>	<p>劉海峯文集八卷</p>	<p>授姚鼐以文章義法。</p>
<p>錢伯駒 字魯斯。生（一七三八）</p>	<p>江蘇常州人。國子監生。</p>		
<p>秦瀛 字凌滄，號小峴。生（一七四三）</p>	<p>江蘇無錫人。</p>	<p>小峴山人詩文集三</p>	
<p>一號遂菴。卒（一八二一）</p>	<p>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舉人，官至刑部右侍郎。</p>	<p>十六卷</p>	
<p>道光元年</p>			

<p>吳德旄</p>	<p>字仲倫。</p>	<p>生（一七七二） 乾隆三十六年 卒（一八四〇） 道光二〇年</p>	<p>江蘇宜興人。 諸生。</p>	<p>初月樓文集</p>	<p>三續疑年錄據姚椿晚學齋集作生於乾隆三三年，卒年同。</p>
<p>吳定</p>	<p>字殿麟，號澹泉。</p>		<p>安徽歙縣人。 諸生。舉嘉慶元年（一七九六） 孝廉方正。</p>	<p>紫石泉山房文集十卷</p>	
<p>李兆洛</p>	<p>字申書，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之爲養一子。</p>	<p>生（一七六九） 乾隆三四年 卒（一八四一） 道光二年</p>	<p>江蘇陽湖人。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進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安徽鳳臺縣知縣。</p>	<p>養一齋文集</p>	
<p>陸繼輅</p>	<p>字鄭孫，一字休平。</p>	<p>生（一七七二） 乾隆三七年 卒（一八三四） 道光一四年</p>	<p>江蘇陽湖人。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舉人。 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大挑二等，官貴溪縣知縣。</p>	<p>崇百藥齋文初集 二集 三集 續集 札記</p>	<p>共五十餘卷</p>

<p>王灼字博生，號澹菴，一號晴園。</p>	<p>卒（一八一九） 嘉慶二十四年</p>	<p>安徽桐城人。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舉人，六〇年（一七九五）大挑，遷東流縣教諭。</p>	<p>博生文集八卷</p>
<p>張惠言字皋文。</p>	<p>生（一七六一） 乾隆二十六年 卒（一八〇二） 嘉慶七年</p>	<p>江蘇武進人。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p>	<p>茗柯文集初編 二編 三編 四編</p>
<p>惲敬字子晉，號簡堂。</p>	<p>生（一七五七） 乾隆三十二年 卒（一八一七） 嘉慶三十二年</p>	<p>江蘇武進人。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舉人，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充成安宮官學教習，後改同知。</p>	<p>大雪山房文初集 二集 文稿補編</p>
<p>陳用光字碩士，一字賈思。</p>	<p>生（一七六八） 乾隆三三年 卒（一八三五） 道光十五年</p>	<p>江西新城人。 嘉慶六年（一八〇一）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p>	<p>太乙舟文集八卷</p>

呂 璜字禮北，號月滄。生（一七七八）	廣西永福人。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二）進士，即用知縣，官至杭州西塘海防同知。	月滄文集八卷	
劉 開字方來，一字明生（一七八四）	安徽桐城人。布衣，爲姚鼐四大弟子之一。	孟塋文集十卷	
姚 登字頤甫，一字明叔，知者咸稱石甫先生。生（一七八五）	安徽桐城人。館曾孫，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進士，官至湖南廣西按察使。	東漢文集六卷 外集四卷 續集五卷	生卒據徐子岑姚鼐誌銘。徐宗亮墓表與此異，可疑不錄。
鄧顯鶴字子立，號湘亭。生（一七七七）	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一八〇四）舉人，官寧鄉縣訓導。	南村草堂文鈔二十	
成豐元年	卒（一八五一）		

<p>郭顯鵬字子振，一字軫。 渠。</p>		<p>湖南新化人。 嘉慶朝諸生。</p>	<p>聽雨山房文鈔</p>	<p>顯鵬之兄</p>
<p>梅曾亮字伯言。</p>	<p>生（一七八六） 乾隆五一年 卒（一八五六） 咸豐六年</p>	<p>江蘇上元人。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進士， 即川知縣，授例改戶部郎中，咸 豐元年（一八五一）主講梅 花弄澆。</p>	<p>柏硯山房文集十六 卷</p>	
<p>周樹槐字景叔。</p>		<p>湖南長沙人。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進 士，官山西沁原江西吉水縣知 縣。</p>	<p>壯學齋文集十二卷</p>	
<p>姚椿字春木，一字子 壽，別號博擊生。</p>	<p>生（一七七七） 乾隆四二年 卒（一八五三） 咸豐三年</p>	<p>江蘇婁縣人。 布衣。</p>	<p>晚學齋文錄十二卷 選國朝文錄八十二 卷 文續錄若干卷</p>	

毛燮生	字生甫。	生（一七九一） 乾隆五六年 卒（一八四一） 道光二年	江蘇寶山人。 布衣。	休復居文集六卷	
管	同字異之。	生（一七八〇） 乾隆四五年 卒（一八三一） 道光二年	江蘇上元人。 道光五年（一八二五）舉人。	因寄軒文初集十卷 二集六卷 補遺一卷 管傳異，此不可信， 弗錄。	王卒係據方東樹 管墓誌銘方宗誠
方東樹	字植之。	生（一七七一） 乾隆三七年 卒（一八五一） 咸豐元年	安徽桐城人。 增生。	儀衛軒文集十二卷	
朱琦	字澹甫，號伯韓。	卒（一八六一） 咸豐二年	廣西桂林人。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給事中，擢道員，留浙江候補。	怡志堂文集六卷	

馮志沂 字述仲，號魯川。		山西代州人。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進士，由刑部主事游升郎中，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	微尚齋文集
吳嘉賓 字子序。	生（一八〇三） 嘉慶八年 卒（一八六四） 同治三年	江西南豐人。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緣事戍軍臺，賞內閣中書。	求自得之室文鈔十卷
龍啟瑞 字韓五，號翰臣。		廣西桂林人。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一甲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江四布政使。	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彭登興 字子穆。		廣西平南人。 舉人。	致異堂文集
王 孫 原名錫振，字定南，號少鶴。		廣西馬平人。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進士，以主事用，官至通政使。	龍壁山房文集

邵鶴臣	字位四	生(一八一〇) 嘉慶一五年 卒(一八六一) 咸豐二年	浙江仁和人 舉人,官至刑部員外郎,咸豐十一年從曾國潢於軍中殉難,著作散佚	半嶺遺集一卷 (文三十餘首)	
魯一同	字通甫,一字蘭生	(一八〇四) 嘉慶九年 卒(一八六三) 同治二年	江蘇山陽人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舉人	通江新稿四卷 續編二卷	
戴鈞衡	字存莊,號雙州	生(一八一四) 嘉慶一九年 卒(一八五五) 咸豐五年	安徽桐城人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科中江南鄉試第四	味經山館文集四卷 續集三卷	
孫鼎臣	字子餘,號芝房	生(一八一九) 嘉慶二十四年 卒(一八五九) 咸豐九年	湖南善化人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進士,改庶吉士,數館授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	香霞文集十卷	

<p>龔自珍字璿人號定庵</p>	<p>生（一七九二） 乾隆五七年 卒（一八四一） 道光二年</p>	<p>浙江錢塘人 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 舉人道光九年（一八二九） 遺士官內閣中書，遷至禮部主 客司郎中。</p>	<p>定庵文集三卷 續集四卷 補集二卷 又補編四卷</p>	<p>管同之子。</p>
<p>管嗣復字小異</p>	<p>江蘇上元人 諸生，早卒。</p>	<p>文附父同集內</p>	<p>管同之子。</p>	<p>管同之子。</p>
<p>吳敏樹字本深，自號南生</p>	<p>（一八〇五） 解學者稱曰南 嘉慶一〇年 卒（一八七三） 同治二年</p>	<p>湖南巴陵人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舉 人，官瀏陽縣訓導。</p>	<p>梓湖文集十二卷</p>	<p>三十餘歲而卒</p>
<p>舒濂字伯魯</p>	<p>湖南淑浦人 官至戶部郎中，未三十即卒。</p>	<p>緣綺軒文鈔</p>	<p>三十餘歲而卒</p>	<p>三十餘歲而卒</p>
<p>歐陽勳字子和</p>	<p>卒（一八五五） 咸豐五年</p>	<p>湖南湘潭人 早卒，年二十有歲。</p>	<p>歐陽生文集</p>	<p>歐陽兆熊之子，從 吳敏樹學</p>

	郭霽巖 字伯琛，自號巧生。	仙，晚更號玉池。嘉慶二十三年生（一八一九） 老人。箋室曰養卒（一八九一） 知書屋，學者又光緒一七年 稱之曰養知先	湖南湘潭人。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八卷 人，三十七年（一八四七）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兵 部侍郎。	養知書屋文集二十	
曾國藩	字瀚空，號伯瀚	生（一八一二） 嘉慶一六年 卒（一八七二） 同治一一年	湖南湘鄉人。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進 士，授檢討。洪楊事起，督辦團練， 復東南，封毅勇侯，以武英殿大 學士任兩江總督卒贈太傅，諡 文正。	求闕齋文集四卷 經史百家雜鈔一百	
楊彝珍	字湘漁，一字性	農。	湖南武陵人。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進 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兵部主事。	移芝室文集	

毛澤溟		生（一七四六） 乾隆二十一年 卒（一八〇二） 嘉慶六年	江蘇宜興人。		
程廷誥	字晉芳，一字魚門。	生（一七一八） 康熙五十七年 卒（一七八四） 乾隆四十九年	安徽歙縣人。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 進士，官編修。	勉行堂文集十卷	
薛福成	字叔耘。	卒（一八九四） 光緒二〇年	江蘇無錫人。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舉人， 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庸庵文集 續編 外編	
孫衣言	字琴西。		浙江瑞安人。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進士， 翰林院編修，官至太僕寺卿。	遜學齋文鈔	

<p>錢泰吉字定履，號衍石， 一號心齋。</p>	<p>浙江嘉興人。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主事，官至戶部給事中。</p>	<p>衍石記事稿</p>		
<p>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p>	<p>生（一七九二） 乾隆五六年 卒（一八六三） 同治二年</p>	<p>浙江嘉興人。 廬膳生，官海寧州訓導，學古文於儀吉，儀吉其從兄也。</p>	<p>甘泉鄉人稿二十四卷</p>	
<p>劉 尊字孟符，號菽仙。</p>	<p>生（一八〇六） 嘉慶二年 卒（一八七三） 同治二年</p>	<p>湖南湘鄉人。 諸生，入曾文正幕府，累薦至陝西巡撫。</p>	<p>養晦堂詩文集十四卷</p>	
<p>王先謙字益吾。</p>	<p>生（一八四一） 道光二年</p>	<p>湖南長沙人。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p>	<p>虛受堂詩文集續古文辭類纂</p>	

<p>饒庶昌字蔣齋。</p>			<p>貴州遵義人。 履貢生，上書發往江蘇，以知縣用。官至四川東道。</p>	<p>拙存閣叢編六卷 續古文辭類纂</p>	
<p>張裕釗字漢卿。</p>			<p>湖北武昌人。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恩科舉人。</p>	<p>漢卿文集</p>	
<p>施補華字均甫。</p>		<p>生（一八三六） 道光一六年 卒（一八九〇） 光緒一六年</p>	<p>浙江烏程人。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舉人， 官山東補用道。</p>	<p>澤雅堂文集八卷</p>	
<p>姚柬之</p>	<p>字佑之，號伯山。 亦號梨山，又號且看山人。</p>	<p>生（一七八六） 乾隆五一年 卒（一八四八） 道光二八年</p>	<p>安徽桐城人。 官至貴州大定府知府。</p>	<p>且看山人文集</p>	<p>錦之族孫，以吏能顯。</p>

<p>李元度 字次青，一字笏生（一八二一） 庭，自號天岳山 橋，晚更號曰超 卒（一八八七） 然老人。 光緒一三年</p>	<p>湖南平江人。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 舉人，曾入曾國藩幕下。</p>	<p>天岳山館文鈔六十卷 文續集若干卷</p>	
<p>吳汝綸 字擘甫。 生（一八四〇） 道光二〇年 卒（一九〇三） 光緒二九年</p>	<p>安徽桐城人。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舉人， 明年成進士，用內閣中書，官直隸州光緒時，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曾遊日本，考察教育。</p>	<p>擘甫文集</p>	
<p>周壽昌 字應甫，一字荇生（一八一四） 農，晚號白菴。 嘉慶一九年 卒（一八八四） 光緒一〇年</p>	<p>湖南長沙人。 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 恩科中順天鄉試舉人，聯捷成進士，入翰林院授編修。</p>	<p>思益堂文集十卷</p>	
<p>莫友芝 字子德，別號邵亭，晚又自號岫叟。 嘉慶一六年 卒（一八七一） 同治一〇年</p>	<p>貴州獨山人。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鄉試舉人。</p>	<p>邵亭遺文八卷</p>	

<p>向師棟 字伯常。</p>	<p>湖南淑浦人。 早卒，年僅三十一。</p>		
<p>俞 懋 字絳甫，號曲園。</p>	<p>生（一八二一） 道光二年 卒（一九〇六） 光緒三十一年</p> <p>浙江德清人。 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 恩科舉人，三十年（一八五〇） 舉禮部試覆一等第一名，殿試 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 吉士，受知於曾文正。</p>	<p>存在堂文集</p>	
<p>曾國荃 字沅甫。</p>	<p>生（一八二三） 道光四年 卒（一八九〇） 光緒一六年</p> <p>湖南湘鄉人。 道光從實生，洪楊之役，佐國藩 戰克江寧，封一等威毅伯，官至 兩江總督，太子太保，諡忠襄。</p>		<p>國藩弟。</p>
<p>曾紀澤 字勛剛。</p>	<p>生（一八三九） 道光一九年 卒（一八九〇） 光緒一六年</p> <p>湖南湘鄉人。 與國藩一等毅勇侯，同治間歷 使英法俄諸國，官至戶部左侍 郎，卒諡忠敏。</p>		<p>國藩長子。</p>

<p>薛福保字季懷。</p>			<p>江蘇無錫人。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副貢， 候選知府。</p>	<p>齊萍軒文鈔</p>	
<p>王闈運字壬秋。</p>		<p>卒（一九一六） 民國五年</p>	<p>湖南湘潭人。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舉人。</p>	<p>湘綺樓詩文集</p>	
<p>何紹基字子貞，號貽叟。</p>		<p>生（一七九九） 嘉慶五年 卒（一八七三） 同治二年</p>	<p>湖南道州人。 道光進士，官編修，兼工書法。</p>	<p>惜道味齋詩文集一 六卷</p>	<p>生年一作嘉慶四 年。</p>
<p>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p>		<p>生（一八六七） 同治六年 卒（一八九八） 光緒二十四年</p>	<p>湖南瀏陽人。 戊戌政變殉難，爲六君子之一， 時充軍機章京。</p>	<p>望天一閣文集 遺遺堂集外文</p>	

<p>嚴復字又陵。</p>	<p>生（一八五三） 咸豐二年 卒（一九二一） 民國一〇年</p>	<p>福建閩縣人。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選赴英國海軍學校歸國任北洋海軍學堂教授。庚子變亂上海七年，譯書多種。民國初任京師大學堂校長。</p>	<p>譯西洋軍醫書甚夥。</p>
<p>林紆字琴南，號長廬，別署冷紅生。</p>	<p>生（一八五二） 咸豐二年 卒（一九二四） 民國一三年</p>	<p>福建閩縣人。 光緒壬戌（一八八二）舉人，後棄制藝學古文。曾充京師大學堂教習。晚年以譯小說作畫爲生。</p>	<p>長廬文集 譯西洋小說一百五十六種，創作亦數種。</p>
<p>康有爲字長素。</p>	<p>生（一八四八） 道光二八年 卒（一九二七） 民國一六年</p>	<p>廣東南海人。 光緒時，倡立憲，清亡，仍謀復辟。</p>	

<p>梁啓超 字卓如，號任公， 生（一八七三）</p>	<p>廣東新會人。</p>	<p>飲冰室全集</p>	
<p>白號飲冰室主 同治一二年 入。</p>			
<p>章士釗 號孤桐，一曰秋 桐。</p>	<p>湖南長沙人。</p>		

附註：本表所列，僅就其於桐城派有關係者，擇要記之，掛漏之謂，在所難辭。張之洞書目答問後附有「桐城派」，「陽湖派」及「不列宗派」之古文学家之名，各爲一表；然簡陋疏略，識者譏之，亦以其所分多乘強附會，不合實際故也。本篇雖不爲之分析，祇略次時代，（按其大略，並未詳究，）按格填註，以便檢査。但傳誌之書不備，採摭多有未詳，不敢妄作，輒付闕如，竊有所得，當時補之。

本表材料，大半根據碑傳集，續碑傳集，清先正事略，歷代名人年譜，三續疑年錄，及清代各家文集中之傳記、碑誌等。近代人則雜採報章雜誌之可徵信者，爲之推算載入，大體概具而已。

